

并非永生的渴望

BINGFEIYONGSHENGDEKEWANG

——梅洁散文选



BINGFEIY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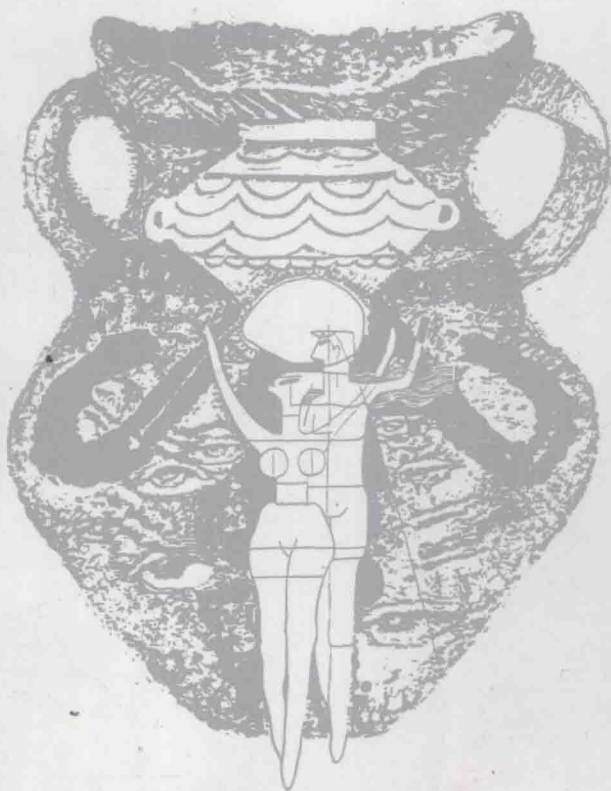
SHENGDEKEWANG

BINGFEIYONG

SHENGDEKEWANG

MEIJIESANWENXUAN

MEIJIESANWENXUAN



B

F

Y

S

D

K

并非永生的渴望

——梅洁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三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当代散文作家梅洁已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中精选编辑而成的一部散文选集。入选文章 64 篇，共分七辑编就：《生命形式》、《回忆深刻的泪水》、《往事难如烟》、《爱情及其回声》、《多情的行路者》、《写在世纪末的话语》、《与美德和艺术对话》。

作者始终以淳朴、真切、高洁、忧伤的文字表达着对亲情、故土、艺术、生命以及爱与孤独、苦难与命运、大自然与人类的深情注视和眷恋。对生活博大精致的爱心、对世界深邃悠远的体验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上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感受作者对人类精神和文学真谛的呼唤与追索的同时，发现一个文学女性对艰难人生的凛然迎接。



如我生活过的年代

谨以此片所受的愛与创造献给我的亲人

——
松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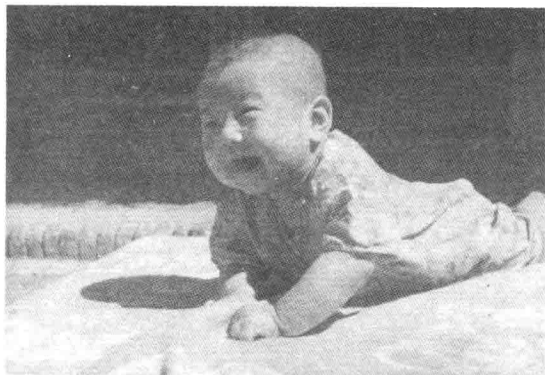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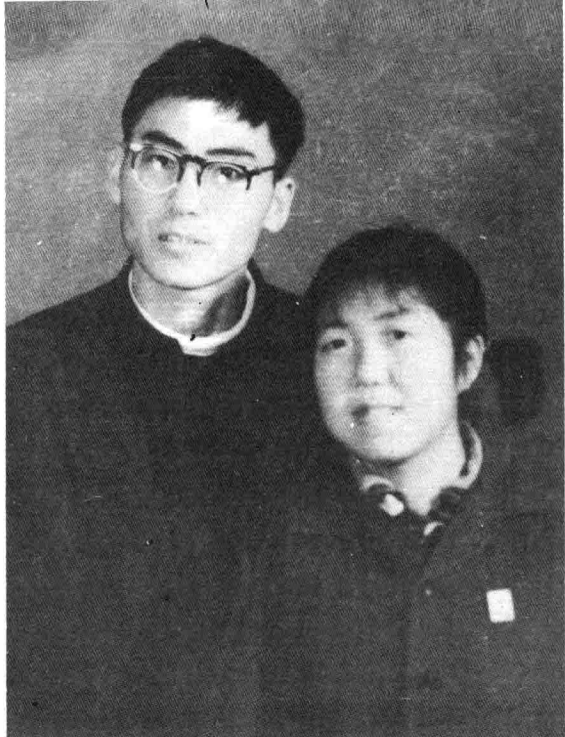
生命形式

在散文创作研讨会上(一九九五年)



爱情及其回声

那个年代的订婚照（一九六九年大学毕业前）



我用双乳哺喂的

两个小精灵

（一九七二·一九七五）



爱情及其回声



我热恋的大学同班（一九七〇年）



一家人朋友般相处（1991年）



回忆深刻的泪水



父母的女儿——我十六岁时（一九六一年）



遭际苦难的父亲（19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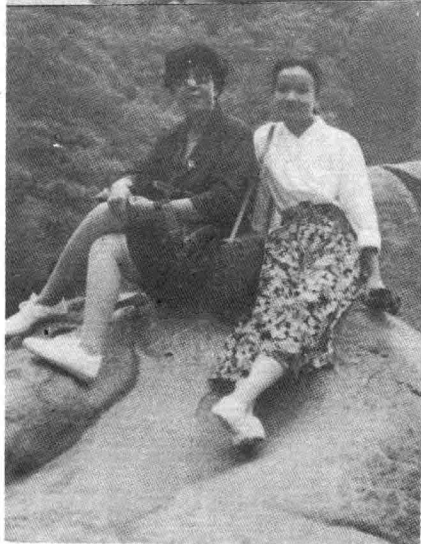
回忆深刻的泪水

兄妹们相互搀扶着长大成人（一九九一年）





与女作家铁凝品尝 Whisky
(1996 年)



与散文作家筱敏在泰山(1991 年)

与散文作家陈慧瑛在连云港
(1996 年) •





与余秋雨先生畅谈
(1993年10月于上海)



与获奖作品责编、《十月》杂志
副主编田珍颖女士在颁奖会上
(1995年5月于北京)





向母校汇报(1996年)

生命形式



生命形式

在哥哥的贈画「梅」前（一九九四年）



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栖息

——序《梅洁散文选》

铁 凝

我真正注意梅洁的散文，是在读了她的《童年旧事》以后。在这篇散文里，梅洁用平朴的语言回忆了她在13岁时和一个名叫阿三的男性同桌的友谊。她描绘了那时她的生存背景：父亲突遭厄运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校园里出现了有关父亲的漫画。在漫画上，父亲被画成一个四肢发达、脑袋很小并拖有粗粗尾巴的男人。于是班中男生们便以公开地冲她呼喊她父亲的名字取乐。在课上课下，在校园里，在回家的路上，梅洁到处都能听见这由童声发出的放肆呼喊。这呼喊让13岁的梅洁惊恐悲愤而又无力抵抗，让不再13岁的我们想到童年也确有童年的残忍游戏。梅洁写了这种残忍。她还写了她的同桌阿三，那个腼腆的、家境不好的男生，有一天悄悄地告诉她：“我没有喊过你爸爸的名字。”我猜想梅洁是会把这句话牢记一生的；我猜想这或许是那个名叫阿三的小小“男人”一生中说过的分量最重的一句话。梅洁描述了她以13岁的心怀所能对阿三产生的最大的感激，这感激比友谊更浑厚，比爱情更清纯。

它那无以言说的模糊不清和石破惊天的壮烈感超越了所有的成人经验和少年初恋。惟其如此，才值得人类永远珍视。她写了阿三手上的冻疮，她很想为他织一双线手套，但当班中男生发现阿三同情她于是又转而向她呼喊阿三的名字时，她“就觉得天一下子塌了，心一下子要碎了，眼一下子黑了，头一下子炸了……”她终未给他织起一双线手套，似乎那是她一生对他的亏欠。而一生的亏欠又何止一双线手套呢？或者，在这一对童男童女的美好情愫里，其实是容不下亏欠感的。容在心中的，是作者弥漫一生的悲凉中的温暖之情，温暖中的悠远伤感。

《童年旧事》无疑是梅洁散文中最富人性光彩的一篇，它似于不经意之间触及了过于成熟的人类在梦中的共同追寻：男人和女人那最为明净无邪的依恋。它因单纯至极而特显深厚，又因深厚平凡而更显永恒。

梅洁以36岁的年纪开始写作，10余年来发表了150余万字的诗、散文和报告文学。在她的散文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篇章是写她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写她的家庭和亲人、她的婚姻和爱；写她一年四季的欢乐与伤痛。在《关于父亲》中，她写对父亲的崇敬，写她的毕业于四十年代大学体育系的父亲在运动场上奔跑的时候如何“像一匹白色的风”。她把风说成“一匹”，致使风们就好像是有了灵性的神驹。她写父亲遭难之后被遣送回乡做了农民，他“挑着一只木脚盆，脚盆里装着破旧的棉衣棉絮；一只土瓦缸，缸里一点点剩米一只铁锅……”父亲就这样携带着家小，消失在秦巴山东麓的山径上，开

始了他卑微如草的人生。她写她的母亲，在《那一脉蓝色山梁》里，她写了母亲这个石匠的女儿，如何承受着全家的苦难，以弱小的身躯每天去挖土方以养家糊口：“许多年过去，总也忘不了母亲在深深的土壤里弓身挖土方的颤动的身躯；总也忘不了母亲那被汗碱一圈叠一圈满满淹渍了的蓝衣衫；总也忘不了昏昏的月下，母亲担着土筐扛着镢头从蓝色山梁恍恍地归来……”梅洁还写到她的母亲为使她能够体面地投奔异地的哥哥去读中学，在拮据的日子里竟然以14元“巨款”买来已故邻居一位赵姓老汉的黑布大裆夹裤，并嘱咐她“到了冬天把夹裤拆开缝成棉裤穿”。母亲是她心中的一道山梁，当她最后告别故去的母亲又回首故园的山梁时，她企盼那山梁向她扬一扬手。梅洁也写她童年的房东，在《最初的缅怀》里，写她如何在陪伴那位操劳一生的寡妇老太太对脚睡觉时，将老人那枯瘦的双腿和畸形的小脚搂进自己小小的怀里焐暖。梅洁还写她自己，写她的鄂西故乡，她的汉水：“小时候，我常和男孩子一起在夏天的大水过后，到沙滩上挖‘浪柴’。‘浪柴’是发大水时，从上游冲击下来的树枝、树根，它们已被咆哮翻滚的江水剥离殆尽了树皮，只剩下光腻的、长短粗细不一的内杆，被一堆一堆地掩埋在淤积的沙滩里，到河滩挖‘浪柴’的记忆至今都是幸福和快乐的，尽管那是童年十分辛苦的一种劳作。只要你向河滩的隆起部位走去，几锄挖下去，你便会发现成堆的‘浪柴’。这时，你的惊喜不亚于发现了一室一窟的宝藏。”在挖“浪柴”的日子里，她追随着河滩上的纤夫和他们沉重的脚印，将自己的小脚嵌进那些深而大的脚印窝儿里，这举动既天真

烂漫又老气横秋。她写道：“许多年我都在想，一个女人日后与那条河的恋情以及她一生的梦想，兴许从那时起，就宝藏在她脚趾闪闪发亮的沙粒上，抑或是河滩上‘小脚丫复大脚丫’的寓言般的追随里了。”

梅洁的散文还写到从汉水至塞外最初的异乡异客之态和最后那半个塞外人的豪爽、踏实、祥静，那是因为她找到了可以相托终生的爱。关于这点，《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真挚、活泼而又幽默的叙述。这篇散文使人窥见梅洁忧伤气韵后面的幽默资质，且看她做为南方媳妇对于北方“炕”的描述：“紧挨窗台有一个很宽敞的睡觉的土台子，这里人叫‘炕’……阿之家的人就是在这土炕上接待了我，他们执意让我上炕。我实在不懂，为什么非要让我上睡觉的地方不可。妈妈，在家乡，卧室是绝对不接待客人的。我着急地用目光四处搜寻，看哪里有凳子，但整个屋里，没有一条凳子。婆母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我的两条腿搁到炕上，我就那样把两腿伸得直直，棍似的，上身和下身成90度地坐着……还是阿之懂我、知我，他从别人家借来一条小板凳放到炕上，于是我在炕上坐着小板凳了……天黑了，客人们散去了，公公抱进一大抱玉米秸，往炕下边一个洞口里一个劲儿地塞。然后，他把玉米秸点着，炕底的火就‘突突’地着了。火苗不时地蹿出来舔着炕沿儿。我惊呆了，‘腾’地一下跳到炕下，惊惶地问阿之：‘这是干什么？’”从湿润苍翠的汉水之滨到荒凉的准高原气候的塞外，纵有千般不惯，但梅洁立刻还是发现了这里窗纸的雪白和窗户的明亮，并且她立刻想起了家乡她们的茅屋里那黑洞洞的歪斜着三根窗棂